

科幻三巨头作品

SURVIVAL EXPERIMENT

生存实验

刘慈欣 王晋康 何夕◎著

失去人性，失去很多。
失去生存能力，失去一切。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科幻三巨头作品

SURVIVAL EXPERIMENT

生存实验



刘慈欣 王晋康 何 夕◎著

© 刘慈欣 王晋康 何夕 201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存实验 / 刘慈欣, 王晋康, 何夕著. —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6.11

ISBN 978-7-5470-4313-4

I. ①生… II. ①刘… ②王… ③何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34833 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0mm × 230mm

字数: 300 千字

印张: 18.75

出版时间: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胡利

版式设计: 展志

封面设计: 宋晓亮

责任校对: 彭力胜

ISBN 978-7-5470-4313-4

定价: 35.0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真: 024-23284521

E-mail: wanrongbook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从武侠看中国科幻三巨头

刘慈欣、王晋康、何夕三人的作品各有特点，年轻的时候，更喜欢何夕，喜欢他的随意挥洒傲岸不羁，更喜欢他高冷的寂寞和孤独，喜欢他在描写《伤心者》时展现的那种绝望；长大一点更喜欢刘慈欣，对他在硬科幻上的造诣几近膜拜，他那些作品若没有雄厚的数学功底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，而且还需要与生俱来的科幻天赋；年龄再大一点就会爱上王晋康，他对科学进步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应该必须面对的现实，只有深具人文情怀的作者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。

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是新派武侠小说里公认的“三大家”，他们以武侠爱情故事的发展重构自己梦想中的大千世界，其中夹杂的江湖恩怨与儿女情长，令每一个华人读者都难以忘怀。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武侠，有武侠的地方就有金梁古。

而中国科幻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至今为止，虽然已经开始感知到科幻的力量，但它仍然是一个小圈子。在这个圈子如果一定要选出“三个代表”来的话，那就是刘慈欣、王晋康和何夕。刘慈欣像金庸，王晋康像梁羽生，何夕像古龙。刘慈欣自不必说，他已经是中国科幻的旗帜性人物，成为时代认可的主流作家，当前影响力已经不在金庸之下。王晋康在科幻圈的地位一直与刘慈欣并列，只是因为《三体》气场太强，将整个科幻圈都笼罩在阴影之下，才让很多人不自觉地忽略了王晋康这位科幻界同样优秀的存在。而何夕跟刘慈欣和王晋康又不一样，他像一个独行侠，似乎并不在意自己是否是一个科幻作家，同时又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，个性随意无拘无束，完全沉迷于自己世界，像一个颓废浪子，又像一个吟游诗人，与古龙有太多相似之处。

作为中国三大科幻作家之首的刘慈欣，他的作品构建出一个又一个气象万千的宇宙世界，手法熟稔，结构宏大，略有瑕疵的是，工程师出身的大刘构建小说着重科幻本身，在文字方面不事雕琢，有点像程序员一样只求以极简方式达到目标，但却并没有去追求代码里的美感，所以其人物塑造略显粗糙与简陋，对于主流文学界作家而言，个体复杂，人性难测，用程式化去构造一个人就是粗鄙无文的表现，而刘慈欣笔下的人物往往形象单一，所以《三体》中程心的形象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败笔。其实作者试图将人性中最善良的部分寄托在一个女性身上，希望她的真善美能够为人类找到一丝存在价值，为无限黑暗的宇宙点燃一点光明，然而最终结果是很多读者认为程心是一个“圣母婊”，刘慈欣后期作品明显开始注意到这些

缺点并试图去弥补。《球状闪电》和《三体》这两部长篇作品，越读到后面越能感觉到他底蕴深厚，想象深邃，其作品正统宏大，其恢宏意境以及层出不穷的铺陈与金庸有些相似，在文字美感和人文情怀方面，刘慈欣亦应该拥有巨大潜能。我们知道金庸是世所公认的集武侠之大成者，他的十四部作品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（《越女剑》不在其中）无一不是精品，人物刻画栩栩如生，故事情节环环相扣，出手气象恢宏，落笔必有丘壑。对大事件的把握，以及故事情节的构造，重峦叠嶂，悠然厚重，金、刘二位相似处极多。

王晋康的作品，公认的特点是“沉郁苍凉”，到底这种“沉郁苍凉”感是怎么产生的，至今无法解释，因为王老的外形上并不具有这样的气质，而且他的文字朴素且并无萧瑟气息，这种“沉郁苍凉”到底隐藏在王老故事里的哪个角落，一直是很多读者探讨的话题。而“沉郁苍凉”正是梁羽生武侠小说里极特殊的气质，塞外奇情，尘垢不染，朔风呼啸，爱而弥远。无论是《白发魔女传》里的练霓裳和卓一航，还是《云海玉弓缘》里的金世遗和厉胜男，以及《塞外奇侠传》中的杨云聪和飞红巾……我们都能感觉到这种冲灵空旷的抑郁，以及大漠孤烟的苍凉，而王晋康的作品表面上却看不出这些，但内里却能让人同样触摸到这种冷清。比如，他的《蚁人Ⅹ生命之歌Ⅹ水星播种》，其间对人性的深沉诘问，对宇宙终极目的的反思都让人不由得从心底升起一丝凉意。王晋康作品的另一特点是对科技的自我反思，其富含哲理的行文让资深并具有人文情怀的科幻迷喜欢，和刘慈欣“万花筒”式的硬科幻不同，他喜欢将一个包袱包装成一整篇完整的故事，借助两性观念，营造大家熟悉的家庭氛围，与冰冷的

科技形成强烈对照，酝酿感性人生和理性科技的冲突。在梁羽生的作品中，英雄美人也往往在家族恩怨中演绎悲情故事，柳梦蝶与左含英的爱情演绎成《龙虎斗京华》主线，《萍踪侠影录》中张丹枫与云蕾的家族世仇是故事发展的驱动力，专注于家族，然后将故事点燃，这也是两者之间相通之处。现在主流读者对于王晋康的认识还比较浅薄，这主要是因为科幻读者的年龄和阅历限制，其实王晋康作品最深刻的地方并不是故事本身，而是他对科技发展的审视和反思，如果没有较深的人文关怀和思辨能力，很难意识到王晋康的厚重，但事实上这种超越科幻圈之外的清醒，是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，而这，似乎才是科幻的本真命题，更应受到关注和尊重。

何夕，则是科幻界一位活生生的古龙，他的文章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诗意，这种诗性气质让人感觉到他的超然和洒脱，甚至有点与尘世格格不入，所以何夕的文章在科幻读者中有两个极端，喜欢他的人喜欢得要命，不喜欢的人说他装×。古龙亦如是，喜欢他的人觉得他已超越了金庸，不喜欢他的人说他只知道自己抄袭自己。何夕的小说更像是兴之所至、笔之所至，不知道他师承何派，与西方的正统科幻没有任何牵连，与本土作家的文风亦相去甚远。何夕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，虽然这种自恋情结让人很是不爽，但正是这种投入感使得其文章直达人心，甚至接近癫狂。比如何夕在描写《伤心者》时，你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黑暗，这种来自骨子里的诗性悲哀是科幻界任何一个作家都难望其项背的，他心中的黑暗和绝望，不是因为宇宙，而是他的内心世界，这是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必备潜质，用第六感去触摸几万光年以外的绝望，这需要极其强大

的想象力。从技术层面来讲，甚至可以说这两种思维是完全背逆的，一种是文学作品本身所需要的性感和海阔天空，一边又是科幻需要的理性和逻辑清晰，一种是社会科学思维，一种是自然科学思维，将这两者结合得很好并非易事，所以在科幻圈或者科幻迷的眼中，谈到文笔更多读者推崇的是何夕，认为只有他的文字才能与主流作家一较高下。何夕的《伤心者》非常全面地展示了他的文笔功底，小说讲述了一个非主流基础数学男坎坷的经历，性格描述入木三分，与古龙小说《边城浪子》里的傅红雪、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里的阿飞极为类似，他们都是不世出的天才，不容于尘世，这种落拓被写得荡气回肠，让人心灵震撼。何夕和古龙，都以想法奇特、描写诡异在各自领域独树一帜，他们以“剑走偏锋”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的江湖地位。

刘慈欣、王晋康、何夕三人的作品各有特点，年轻的时候，更喜欢何夕，喜欢他的随意挥洒傲岸不羁，更喜欢他高冷的寂寞和孤独，喜欢他在描写《伤心者》时展现的那种绝望；长大一点更喜欢刘慈欣，对他在硬科幻上的造诣几近膜拜，他那些作品若没有雄厚的数学功底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，而且还需要与生俱来的科幻天赋；年龄再大一点就会爱上王晋康，他对科学进步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应该必须面对的现实，只有深具人文情怀的作者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。

中国科幻圈冷清多年，这三位作者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努力，因为《三体》的关系，目前国内科幻市场逐渐向市场巅峰靠近，但是刘慈欣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，在媒体和科幻迷都因为《三体》乐观估

计中国科幻就此兴起的时候，刘慈欣还在说，中国科幻的销量还不够，中国科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相比于红了近 40 年的武侠，科幻仍然还是一片处女地，相比于武侠万部长篇，科幻的长篇作品屈指可数，相比于武侠层出不穷的接棒者，科幻圈新生代寥寥无几。

谈中国科幻三大家，固然有些草率轻浮，但数年观察也并非完全杜撰，只是希望有一些高峰的存在，让更多年轻人有追寻目标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能看到中国科幻圈不仅只是高山巍峨，还有更多的是群峰耸立！

科幻作家、前南都网评论主编 罗金海

目 录

刘慈欣——乡村教师——星际战争离我们有多远 /1

镜子——水至清则无鱼 /39

微纪元——纳米人主宰地球 /97

王晋康——生存实验——达尔文游戏 /123

七重外壳——刺不穿的虚拟世界 /165

一掷赌生死——上帝的骰子 /202

何 夕——我是谁——密钥之乱 /236

蛇发族——虫洞对面的世界 /273

乡村教师——星际战争离我们有多远

他知道，这最后一课要提前讲了。

又一阵剧痛从肝部袭来，使他几乎晕厥过去。他已没有气力下床了，便艰难地挪向床边的窗口。月光映在窗纸上，银亮亮的，使小小的窗户看上去像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。那个世界的一切一定都是银亮亮的，如同用银子和不冻人的雪做成的盆景。他颤颤地抬起头，从窗纸的破洞中望出去，幻觉立刻消失了，他看到了远处自己度过了一生的村庄。

村庄静静地卧在月光下，像是百年前就没了人似的。那些黄土高原上特有的平顶小屋，形状同村子周围的黄土包没啥区别，在月夜中颜色也一样，整个村子仿佛已融入这黄土坡之中。只有村前那棵老槐树很清楚，树上干枯枝杈间的几个老鸽窝更是黑黑的，像是落在这暗银色画面上的几滴醒目的墨点……其实，村子也有美丽温暖的时候。比如秋收时，外面打工的男人女人大都回来了，村里有了人声和笑声，家家屋顶上堆着金灿灿的玉米，打谷场上娃们在秸

秆堆里打滚。再比如过年的时候，打谷场被汽灯照得通亮，在那里连着几天闹红火，摇旱船，舞狮子。那几个狮子只剩下咔嗒作响的木头脑壳，上面油漆都脱了，村里没钱置新狮子皮，就用几张床单代替，玩得也挺高兴……但正月十五一过，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挣生活去了，村子一下没了生气。只有每天黄昏，当稀拉拉几缕炊烟升起时，村头可能出现一两个老人，扬起山核桃一样的脸，眼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向山外的路，直到在老槐树上挂着的最后一抹夕阳消失。天黑后，村里早早就没了灯光——娃娃和老人睡得都早，电费贵，现在到一块八一度了。

这时村里隐约传出一声狗叫，声音很轻，好像那狗在说梦话。他看着村子周围月光下的黄土地，突然觉得那仿佛是纹丝不动的水面。要真是水就好了，今年是连着第五个旱年了，要想有收成，又要挑水浇地了。想起田地，他的目光向更远方移去。那些小块的山田，月光下如同巨人登山时留下的一个个脚印。在这只长荆条和毛蒿的石头山上，田也只能是这么东一小块西一小块的。别说农机，连牲口都转不开身，只能凭人力耕种。去年一家什么农机厂到这儿来，推销一种微型手扶拖拉机，可以在这些巴掌大的地里干活儿。那东西真是不错，可村里人说他们这是闹笑话哩！他们想过那些巴掌地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吗？就是绣花似的种，能种出一年的口粮就不错了，遇上这样的旱年，可能种子钱都收不回来！为这样的田买那三五千一台的拖拉机，再搭上两块多一升的柴油？！唉，这山里人的难处，外人哪能知晓？

这时，窗前走过了几个小小的黑影，在不远的田垄上围成一圈

蹲下来，不知要干什么。他知道他们都是自己的学生。其实只要他们在近旁，不用眼睛他也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，这直觉是他一生积累出来的，只是在这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更敏锐了。

他甚至能认出月光下的那几个孩子，其中肯定有刘宝柱和郭翠花。这两个孩子都是本村人，本来不必住校的，但他还是收他们住了。刘宝柱的爹十年前买了个川妹子成亲，生了宝柱，五年后娃大了，对那女人看得也松了，结果有一天她跑回四川了，还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。这以后，宝柱爹也变得不成样儿了，开始是赌，同村子里那几个老光棍一样，把个家折腾得只剩四堵墙一张床。然后是喝，每天晚上都用八毛钱一斤的地瓜烧把自己灌得烂醉，拿孩子出气，每天一小揍三天一大揍，直到上个月的一天半夜，抡了根烧火棍差点儿把宝柱的命要了。郭翠花更惨了，要说她妈还是正经娶来的，这在这儿可是个稀罕事，男人也很荣光了。可好景不长，喜事刚办完大家就发现她妈是个疯子，之所以迎亲时没看出来，大概是吃了什么药。本来嘛，好端端的女人哪会到这穷得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来？但不管怎么说，翠花还是生下来了，并艰难地长大。但她那疯妈妈的病也越来越重，犯起病来，白天拿菜刀砍人，晚上放火烧房，更多的时间是阴森森地笑，那声音让人汗毛直竖……

剩下的都是外村的孩子了。他们的村子距这里最近的也有十里山路，只能住校。在这所简陋的乡村小学里，他们一住就是一个学期。娃们来时，除了带自己的铺盖，每人还背了一袋米或面，十多个孩子在学校的那个灶做饭吃。当冬夜降临时，娃们围在灶边，看着菜面糊糊在大铁锅中翻腾，灶膛里秸秆橘红色的火光映在他们

脸上……这是他一生中看到过的最温暖的画面，他会把这画面带到另一个世界的。

窗外的田垄上，在那圈娃们中间，亮起了几点红色的小火星。在这一片银灰色的月夜背景上，火星的红色格外醒目。这些娃在烧香，接着他们又烧起纸来，这使他又想起了那灶边的画面。他脑海中还出现了另一个类似的画面：当学校停电时（可能是因为线路坏了，但大多数时间是因为交不起电费），他给娃们上晚课，手里举着一根蜡烛照着黑板。“看见不？”他问。“看不见！”娃们总是这样回答。那么一点点亮光，确实难看清，但娃们缺课多，晚课是必须上的。于是他再点上一根蜡，手里两根举着。“还是看不见！”娃们喊。他于是再点上一根，虽然还是看不清，但娃们不喊了，他们知道再喊老师也不会加蜡了——蜡太多了也是点不起的。烛光中，他看到下面娃们的面容时隐时现，像一群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拼命挣脱黑暗的小虫虫。

娃们和火光，娃们和火光，总是娃们和火光，总是夜中的娃们和火光，这是这个世界深深刻在他脑子中的画面，但他始终不明其含义。

他知道娃们是在为他烧香和烧纸，他们以前多次这么干过，只是这次，他已没有力气斥责他们迷信了。他用尽了一生在娃们的心中燃起科学和文明的火苗，但他明白，同笼罩着这偏远山村的愚昧和迷信相比，那火苗是多么弱小，就像这深山冬夜中教室里的那根蜡烛。半年前，村里的一些人来到学校，要从本来已很破旧的校舍取下橡子木，说是修村头的老君庙用。问他们校舍没顶了，娃们以

后住哪儿，他们说可以睡教室里嘛。他说那教室四面漏风，大冬天能住？他们说反正都是外村人。他拿起一根扁担和他们拼命，结果被人家打断了两根肋骨。好心人抬着他走了三十多里山路，送到了镇医院。

就是在那次检查伤势时，意外发现他患了食道癌。这并不稀奇，这一带是食道癌高发区。镇医院的医生恭喜他因祸得福，因为他的食道癌现处于早期，还未扩散，动手术就能治愈。食道癌是手术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，他算捡了条命。

于是他去了省城，去了肿瘤医院，在那里他问医生动一次这样的手术要多少钱，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可以住医院的扶贫病房，其他费用也可适当减免，最后下来不会太多的，也就两万多元吧。想到他来自偏远山区，医生接着很详细地给他介绍住院手续怎么办。他默默地听着，突然问：“要是不手术，我还有多长时间？”

医生呆呆地看了他好一阵儿，才说：“半年吧。”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好像得到了很大安慰。

至少能送走这届毕业班了。

他真的拿不出这两万多元。虽然民办教师工资很低，但干了这么多年，孤身一人无牵无挂，按说也能攒下一些钱了。只是他把钱都花在娃们身上了，他已记不清给多少学生代交了学杂费，最近的就有刘宝柱和郭翠花。更多的时候，他看到娃们的饭锅里没有多少油星星，就用自己的工资买些肉和猪油回来……反正到现在，他全部的钱也只有手术所需费用的十分之一。

沿着省城那条宽长的大街，他向火车站走去。这时天已黑了，

城市的霓虹灯开始发出迷人的光芒，多彩而斑斓，让他迷惑。还有那些高楼，一入夜就变成了一盏盏高耸入云的巨大彩灯。音乐声在夜空中飘荡，疯狂的，轻柔的，走一段一个样。

就在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里，他慢慢地回忆起自己不算长的一生。他很坦然，各人有各人的命，早在20年前初中毕业回到山村小学时，他就选定了自己的命。再说，他这条命很大一部分是另一位乡村教师给的。他就是在自己现在任教的这所小学度过童年的，他爹妈死得早，那所简陋的乡村小学就是他的家，他的小学老师把他当亲儿子待，日子虽然穷，但他的童年并不缺少爱。那年，放寒假了，老师要把他带回自己的家里过冬。老师的家很远，他们走了很长的积雪的山路，看到老师家所在的村子的一点灯光时，已是半夜了。他们身后不远处浮现出四点绿莹莹的亮光，那是两双狼眼。那时山里狼很多的，学校周围就能看到一堆堆狼屎。有一次他淘气，把那灰白色的东西点着扔进教室，浓浓的狼烟充满了教室，把娃们都呛得跑了出来，让老师很生气。现在，那两只狼向他们慢慢逼近，老师折下一根粗树枝，挥动着它拦住狼的来路，同时大声喊着让他向村里跑。他当时吓糊涂了，只顾跑，只想着那狼会不会绕过老师来追他，没想着会不会遇到其他的狼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村子，同几个拿猎枪的汉子去接老师，却发现老师躺在一片已冻成糊状的血泊中，半条腿和整只胳膊都被狼咬掉了。老师在被送往镇医院的路上就咽了气。在火把的光芒中，他看到了老师的眼睛，老师的腮帮被深深地咬下一大块，已说不出话，但用目光把一种心急如焚的牵挂传给了他。他读懂了那牵挂，记住了那牵挂。

初中毕业后，他放弃了在镇政府里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，直接回到了这个举目无亲的山村，回到了老师牵挂的这所乡村小学。这时，学校因为没有教师已荒废好几年了。

前不久，教委出台新政策，取消了民办教师，其中的一部分经考试考核转为公办。当他拿到教师证时，知道自己已成为一名国家承认的小学教师了，很高兴，但也只是高兴而已，不像别的同事那么激动。他不在乎什么民办公办，只在乎那一批又一批的娃，从他的学校读完了小学，走向生活。不管他们是走出山去还是留在山里，他们的生活同那些没上过一天学的娃总是有些不一样的。

他所在的山区，是这个国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。但穷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那里的人们对现状的麻木。记得那是好多年前了，搞包产到户，村里开始分田，然后又分其他东西。对于村里唯一的一台拖拉机，油钱怎么出；出机时怎么分配，大伙总也谈不拢，最后大家唯一都能接受的办法是把拖拉机分了——真的分了，你家拿一个轮子，他家拿一根轴……再就是两个月前，有一家工厂来扶贫，给村里安了一台潜水泵，考虑到用电贵，人家还给带了一台小柴油机和足够的柴油。挺好的事儿，但人家前脚走，村里后脚就把机器都卖了，连泵带柴油机，只卖了1500块钱，全村好好吃了两顿，算是过了个好年……一家皮革厂来买地建厂，村里什么都不清楚就把地卖了。那厂子建起后，硝皮子的毒水流进了河里，渗进了井里，人一喝了那些水浑身就起红疙瘩。就这也没人在乎，还沾沾自喜那地卖了个好价钱……村里那些娶不上老婆的光棍，每天除了赌就是喝，但不去种地。他们都能算清：县里每年总会有些救济，那钱算